

周易外傳卷四

船山遺書五

衡陽王夫之譏

革

陽可以久道陰不可以厚事剛柔之才異也火之極炎蒸而成潤風之末吹弱而成堅其既則潤以息火而堅以止風蓋陰不厚事則其極盛而遷每於位亢勢終之餘謝故以生新非若陽之可久者履盛而志不衰也是故離兩作而上明爲下明之所迫巽重申而後風踵前風以相盪迫之甚則鬱庵銷灼而火道替盪之不已則消散凋零而風位不安故息之者以豫防其替止之者以早授其安物將

替而爲故乍得安而見新此離五之陰避重明以遷於上
革之所以虎變也巽四之陰息緒風以遷於五鼎之所以
中實也其陰過盛以遷遷而陰先往以倡之變者均也雖
然其於革也則尤難矣過乎時而返以乘時陽革而來五
其勢難履天位而巽乎无位陰革而往上其情難此二者
皆非鼎之所有也勢難者時相強以爲主二喜於得配而
信之始於遲回而終於光大情難者不獲已而遠去陽積
於其下而迫之君子以忍難而昭質小人以外悅而中憂
如是而上之變也較之五而尤難矣而九三不恤其難猶
恃其赫赫之明屢起而趣其行不亦甚乎故易之於上獎

之无遺詞焉其爲君子也雖蔚

蔚入聲不舒也

文其

所固有失位而苑苑而不失其盛而後君子之志光其爲
小人也雖革面而許之以順中未順而外悅悅而不問其
心而後小人之志平猶且戒之以勿征焉使其征也陰之
凶而陽之幸也乃旣委以難而猶使之消散以失歸則抑
不足以獎天下之能革者矣或曰離之從革也勢處不厚
同類相偏內爭而息肩於外革而未離其類革面而未洗
其心則聖人何獎乎夫離之盛也其性則陰也其才則明
也以慧察之姿行柔媚之德相助以熺然雖有蒸偏之患
而非其近憂然且引身早去召陽來主以協於下此非所

易得於離者也而不見突如其來而不忘出涕沱若而不
舍爲重離之固然者乎知難而往辭尊而讓而遑拒其面
而遑過求其心此聖人所以道大德宏而樂與人爲善也
鼎

鼎柔上而居中則風力聚而火道登矣天下未定先以驅
除天下已定納以文明風以盪之日以暄之有其盪而日
以升有其暄而風不散故離位正而巽命凝也然五位之
正以柔正也納天下於虛而自安其位凝其方散而未離
其類其於命之至也位之康也受命以施命於物也非能
大創而予以維新也故中以爲實則所據以爲實者位而

已矣據位以爲實夫且有堅固其位之心乘驅除之餘合萬方之散堅固其位以柔之道將无思媚愚賤抑法而崇惠與夫報虐以威者非聖人之宏因俗而安者非聖人之正何也皆以其有位之心而據之爲實也則上九之以玉鉉相節舉重器以剛廉之幹其可已與且夫天位之去來率非有心者所得利也鼎五之履位以息驅除而顧使四折足而莫如何者豈固有也哉以其號召於始者長保於終則日有姑息乎邱民之事缺禮而伸情懲彊而安弱於是天下亦有以窺其堅固之志而倒持逆順於壘首卽不然而長冥愚之非漏吞舟之桀亦與於覆餗而否之出也

无期故縣剛於上以節而舉之道以裁恩刑以佐禮而後
輔五而授以貞授五以貞則可調氣之偏而計民治於久
遠數百年之恆一日之新也而後吉无不利矣漢之新秦
也非其固有也嘉勞父老約法三章柔效登而位正矣蕭
曹定法於上畫一而不可干而又厭建諸侯以彊其輔故
剛以節柔其後一篡再篡而不可猝亡宋之新五代也非
其固有也竊竊然其懷寶而沾沾然其弄飴趙普之徒早
作夜思以進擊固之術解刑網釋兵權率欲媚天下而弱
其骨故以柔濟柔而无節淪散尫仆一奪於女直再奪於
薙靼而亡亦燿矣嗚乎柔之爲道止驅除而新命得則爲

周失則爲宋剛之爲道納之柔世而卒難舍也而節則爲
商不節亦不失爲漢□□□□□□□□抑務有以舉斯
重器无利天位之實而沾沾然惟擊固之爲圖也哉
震

天下亦變矣變而非能改其常則必有以爲之主无主則
不足與始无主則不足與繼豈惟家之有宗廟國之有社
稷哉離乎陰陽未交之始以爲主別建乎杳冥恍惚之影
物外之散士不足以君中國也乘乎陰陽微動之際以擇
主巧迂之輕重靜躁之機小宗之支子不足以承祧也故
天下亦變矣所以變者亦常矣相生相息而皆其常相延

相代而无有非變故純乾純坤无時也有純乾之時則形
何以復凝有純坤之時則象何以復昭且其時之空洞而
晦塞矣復何從而紀之哉夏至之純陽非无陰冬至之純
陰非无陽黃墟青天用隱而體不隱賈生欲以至前一日
當之其亦陋矣純乾純坤终无其時則卽有杳冥恍惚之
精亦因乎至變相保以固其貞而終不可謂之杳冥恍惚
也且輕重靜躁迭相爲君亦无不倡而先和終不可謂靜
爲躁君也嘗近取而驗之人之有心晝夜用而不息雖人
欲雜動而所資以見天理者舍此心而奚主其不用而靜
且輕則寤寐之頃是也旦晝之所爲其非寤寐之所得主

明矣寐而有夢則皆其荒唐辟謬而不可據今有人焉據所夢者以爲適從則豈不慎乎彼徒曰言出於不言行出於不行而以是爲言行之主夫不言者在方言不行者在方行之際則口與足之以意爲主者也故意誠而后心正居動以治靜也而苟以不言不行爲所自出也則所出者待之矣是人之將言必默然良久而後有音其將行也必疑立經時而後能步矣此人也必斷續安排之久如痲癢之閒日而發也豈天地之正而人之純粹以精者哉夫理以充氣而氣以充理理氣交充而互相持和而相守以爲之精則所以爲主者在焉而抑氣之躁求理之靜如越人

熏王子而強爲之君曰不言不行言行之所出也今瘖者
非无不言而終不能言瘖者非无不行而終不能行彼理
著而氣不至也繇是觀之動者不藉於靜不亦詭乎夫才
以用而日生思以引而不竭江河无積水而百川相因以
注之止水之窪九夏之方熾而已涸也今曰其始立則杳
冥恍惚以爲真也其方感也則靜且輕者以爲根也是禹
之抑洪水周公之兼夷驅蹙孔子之作春秋日動以負重
將且紛膠瞽亂而言行交誦而飽食終日之徒使之窮物
理應事機抑將智力沛發而不衰是圈豕賢於人而頑石
飛蟲賢於圈豕也則可不謂至誣也乎故不行者亦出於

行不言者亦出於言互相爲出均不可執之爲主自其爲
之主以始者帝也其充而相持和而相守者是也非離陰
陽而異乎夢寐自其爲之主以繼者震也其氣動以充理
而使重者是也非以陰爲體以聽陽之來去而異乎瘖瘵
帝者始震者繼故曰帝出乎震又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
以爲祭主尸長子之責承宗社之大蓋其體則承帝而不
偏承乎陰陽其用則承乾而不承坤何也坤已凝而陽生
則復是已是人事之往來也未成乎坤而陽先起則震是
已是天機之生息也復爲人事之改圖故屢進而益長震
爲天機之先動故再震而遂泥帝不容已於出而出卽可

以爲帝故言不言行不行動靜互涵以爲萬變之宗帝不
容已於出故君在而太子建出卽可以爲帝故君終而嗣
子立受命於帝而承祚於乾故子繼父而不繼母理氣互
充於始而氣以輔理於繼故動可以爲君而出可以爲守
借曰坤立而陽始生以爲震因推坤以先震立靜以君躁
則果有純坤之一時也有純坤之一時抑有純乾之一時
則將有未有乾未有坤之一時而異端之說繇此其昌矣
是故以序則震爲乾之長子而不生於陰以位則居寅卯
之交春不繼冬木不承水陽以建春春以肇歲震承乾而
乾生於震震之出於帝且與乾互建其功而无待於乾奚

沉於坤之非統而何所待哉是故始之爲體則理氣均繼
之爲用則氣倍爲功而出卽爲守氣倍爲功則動貴出卽
爲守則靜不足以自堅矣建主以應變者尙无自喪其七
鬯夫

艮

因才而授之以處之謂位得處而卽於安之謂所有定性
无定位有定位无定所定所也者先立一道以便性而不
遷也處高拒卑制物以己而制遇以心也或物起相干而
絕憂患以自鎮也抑物至利交而杜情好於往來也如是
而後得以有其定所故有定所則已成已成則物亦莫亂

之而物成各擅其成已與物有不相保皆所不謀而惟終恃其成而後其爲定所也長建而不易於其定所見其定位於其定位行其定性此絕憂患杜情好不介通不立功而自成乎已者也則良是已夫无定所以爲定位則出入皆非其疾位以安安而能遷曰素位无定位以爲定性則尊卑皆非可踰性以下濟而光明曰盡性素者位之博也盡者性之充也遷以安者有事以爲功於位也下濟而光者情交以盡性而至於命也功立則去危卽安身有可序之績情交則先疑後信人有相見之榮績著於身而非以私不得訾之以爲功名之侈榮被於人而非以徇世不得

薄之以爲情欲之遷是身非不可獲而人非不可見也夫
功名之與情欲毋亦去其不正者而止豈必負然高蹈竝
其得正者而拒之哉拒其正者則位不博而性不充不博
則偏側而位无餘位不充則孤畸而性有缺於以謝事絕
交恃物之自成而小成於己而毀居成後者以非其時而
不謀斯豈非與咎同道者哉然且艮終不以咎爲恤高在
上者陽之位也亢不與者陽之情也保其位任其情三五
得位而曰我終處其上四陰同體而曰不可與爲緣尊位
在彼則處其上者直寓也位寓則身廢同體不容相舍則
靳其交者已隘也性隘則庭虛乃艮終不以此爲恤者彼

誠有所大恤而視天下皆咎徒也謂承乾三索之餘而處陰方長之世也氣處餘者才弱憂患不在世而在己欲忘憂患則先忘其召憂召患之功名敵方長者意濫情好雖以正而或淫於邪欲正情好則先正其无情无好之崖宇功不可強立情不可偶合歸於无功而情不固徒然侈其性離其位以自喪良亦惟此咎之爲恤而還有其身以與人相見乎故其成也无得於身而身亦不失无緣於人而人終不得而干之陰且憚以思止陽因止而猶存立綱正極保其性固其位是天下之恃有良者功无可建即无功以止憂患情有不施即无情以訖嗜欲拯衰者德宏而道